

# 書畫藝壇任競妍 父子情深翰墨緣

—明·文嘉〈山靜日長圖〉卷賞析

／李曉峰 何洪源



中國古代的書法繪畫藝術，像一顆璀璨的明珠光照遐邇。而明代，在書畫藝術發展史上更是個極其輝煌的時代。當時，畫家多若繁星，流派紛呈，風格各異，爭奇競妍。而其中文徵明及其後裔，在藝壇上是給予當時和後世影響較大的畫家與世家之一。

文徵明，明代中期以後活躍於蘇州畫壇和書壇的著名畫家和書法家，是「吳門畫派」（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和「吳門四家」（文徵明、祝允明、王寵、陳道復）的代表人物，他的繪畫和書法造詣高深，技法全面，影響甚遠。其後輩子孫多有秉承家學，父子相繼者，他們在翰墨飄

香的家庭環境中成長，得以飽覽大量家藏的前人作品，並親受指點熏陶，因而形成了家學淵源的繪畫世家。文徵明的子侄孫輩，多有擅書畫者，其子文彭、文嘉、侄文臺、孫文元善、孫女文英及玄孫文從簡、曾孫文文倬、曾孫文楠、文震亨、以及文楠的兒子文掞、文震亨的兒子文點都是吳門文家的高手，成就各有千秋，有的成為明代中葉以後的名家，享譽畫壇。歲月嬗遞，歷史滄桑。文氏父子的作品雖傳世較多並藝韻遠播，但將其父子三人不同時期的書畫之作精心組合裝裱為一卷，則堪稱絕妙並且罕見。濟南市博物館珍藏的〈山靜日長

圖〉卷即為一例。

此卷名〈山靜日長圖〉，共分三段。卷首由文彭題「山靜日長」四字（圖一），筆墨渾樸，遒勁有力。卷為紙本，縱三二公分，橫一〇五公分，落款「三橋文彭」，印三方，朱文方印：「文氏壽承」，朱文長方印：「兩京國子博士」，朱文橢圓形印：「停雲」。文彭（一四九八—一五七三年），字壽承，號三橋，文徵明長子，文嘉之胞兄。他少承家學，以諸生久次貢，授秀水訓導，官至國子監博士，書法上習王羲之、孫過庭，繪畫學乃父風格，尤善墨竹、山水，而書法、篆刻造詣則更是超過繪畫，其篆刻藝術成就名噪當時，著有《文博士集》。

卷中為文嘉依其父兄題記及行書感懷而繪〈山靜日長〉圖（圖二）。紙本，設色，縱三二公分，橫一四三公分。此圖由左至右分寫遠山、平湖、山石、飛瀑、松竹、隱居草堂和人物等。遠處湖水浩淼悠閑而適意，在柳絲裊裊的垂柳下，兩個牧童騎牛吹笛，融入田園牧歌之中。在波光粼粼的湖畔，三位老者似被周圍明麗的景色所陶醉，倚仗而立，高談闊論，留

戀忘返。近景巨石兀立，秀拔欲動，坡岸平鋪，古樹從石罅迸出，盤根錯節，更顯挺拔蒼鬱。而一條曲折的石階小徑，則蜿蜒伸入幽靜的山谷之中，給人以曲徑通幽之感。山石右側，飛瀑一線，扶搖而下，一脈細流，匯入平湖。澗曲泉清，潺潺若響，一雅士坐於溪邊，似在濯足暢懷，一小童在大樹下忙碌的撿拾松枝。畫幅右側具體形象地寫出文人高士的居室及周圍藝圃的景致。只見柴柵圍牆，蓬門一隔，院內茅屋數間，屋前松槐聳立，四周遍植長松雜藥，屋後修竹陰翳。在茅屋正中，矮几上鋪陳卷冊書籍，主人按几而坐，展卷吟讀，神态怡然。旁邊有一手持團扇的侍童，正在爐前燒火烹茶。側屋內，則為一雙手端盤的侍童，似在恭敬地給主婦獻茗。卷後落款：「丁丑中秋仲子嘉補圖」。下鈐白文橫長方印：「公孫余以嘉名」，白文方印：「文嘉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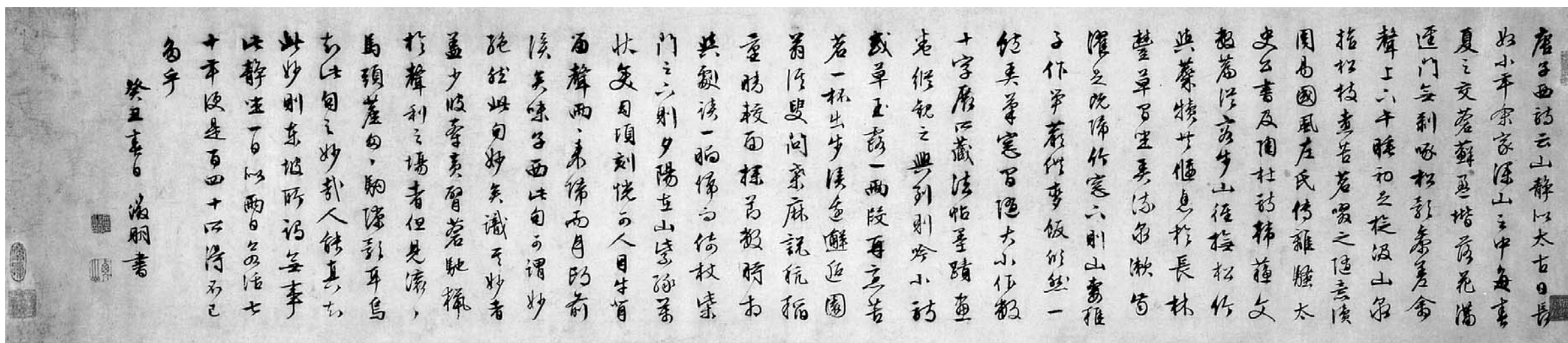
文嘉（一五〇一—一五八三年），字休承，號文水，文徵明次子。曾官至和州學正，即在州學中負責教育所屬生員的官職。他飽受家庭氛圍的熏陶和父兄的影響，亦善詩文



圖一 卷首文彭題「山靜日長」



圖二 明 文嘉 山靜日長圖



圖三 明 文徵明 行書詩文

書畫，尤精鑒別書畫，好作詩抒懷，著有《讀雲煙過眼錄》、《鈴山堂書畫記》等。他擅畫山水，筆墨疏秀，著色山水具幽淡之趣。此圖卷創作於明萬曆五年（一五七七）中秋，時年文嘉已七十六歲。由於是畫家年邁感懷之作，所以他不僅以特定人物的具體活動為依據，通過畫幅塑造出合乎隱者理想、情志的特定意境，而且生動地表現了文人高士隱逸生活的情景，產生令人如臨其境，遙接古人超曠情致的藝術感染力。同時，他還基於對其父兄詩文的深刻理解，在這些平凡的小景中賦予雋永詩意，成功地傳寫出了他與父兄在永恆的山川自然面前獲得精神超脫的悠然心境，使圖卷達到以景傳情、以境寄意，反映了畫家善於運思和匠心獨具的藝術才能，實屬晚年精心構繪的佳作。有的畫著稱文嘉「畫風傳乃父衣鉢亦步亦趨，殊少發展。惟所聞古人名跡至夥，故下筆能脫去習俗，頗不易得」，給予了十分中肯的評價，此圖應為一例。

卷後為文徵明書行書詩文（圖三），紙本，縱二九公分，橫一三三·三公分。詩文共三十五行，計三三五字。逐錄校注於下：

此句之妙哉。人能真如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未署「癸丑春日徵明書」，下鈐印章兩方，白文方印：「文徵明印」，朱文方印：「衡山」。

詩文開篇即引宋人唐庚《醉眠》詩首句來借以發揮和闡述自己對世人熱衷追逐聲利場，我卻獨然清閑自在的感懷。唐庚（一〇七一—一一二一），北宋詩人。字子西，眉州丹棱人（今四川丹棱）。生於宋神宗熙寧四年，卒於徽宗宣和三年，年五十一歲。唐庚屬文精密，通於世務，舉進士，稍後為宗子博士，時張商英薦其才，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被牽連，坐貶惠州。會赦，復官承議郎，提舉上清太平宮。歸蜀，道病卒。《宋史·列傳》有載。他與宋代大詞人蘇軾相善，經常交流詩詞創作體會，其詩簡練、緊湊、嚴謹，著有《眉山唐先生文集》等。《醉眠》一詩是唐庚被貶，安置在惠州閑居時所做，全詩是：「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餘花猶可醉，好鳥不妨眠。世味門常掩，時光筆已便。夢中頻得句，拈筆又忘筌。」

唐子西詩云於下：「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fi，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麋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即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一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跡、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茗若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叟，問桑麻，說粳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時與劇談一晌。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滾滾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

文徵明引其詩而抒懷，是與他當時社會的背景、生活的環境、追尋的理想、造就的性格所決定的。文徵明（一四七〇—一五五九），原名文璧，字徵明，以後改徵明為名，徵仲為字，號衡山，長州（今江蘇蘇州）人。文徵明高壽，至九十歲卒，一生經歷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過著較為舒適的士大夫生活。他工詩文，長書畫，有文學修養，造詣全面，技藝高超，山水、人物、花卉、蘭竹等，無一不工。他學畫，遠師宋人郭熙、李唐，近追趙孟頫、吳鎮、王蒙，融會變通，吸收精華，從而最終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繪畫風格，早年作品細緻清麗，中年用筆粗放，晚年則粗細兼具，而得清潤自然之致。其書法，功力深厚，臨學精博，篆隸楷行草各體兼工，小楷精整，法度嚴謹，筆鋒挺秀，書體端正；行草運筆流暢，蒼勁適媚。特別是步入高齡後，仍然筆力不衰，其書法、繪畫更是精益求精，繪畫上用筆細謹沉穩，設色典雅；法書上結構嚴整，運筆精工，其書法繪畫成就可謂達爐火純青之地步。

文徵明及其子文彭、文嘉所生活的蘇州，至明中葉後，由於工商業的逐步發展，推進了經濟的繁榮，各路客商絡繹不絕，一時成爲全國比較富庶的大城市，同時也很快成爲各種藝術行業交流和四方文人雅士聚會的最好場所，由此而潤育了「吳門畫派」和「吳中四家」的產生。然而，這些文人雅士既要依賴城市經濟的發展，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又難以在嘈雜喧囂的鬧市中領略生活的清幽之境，發洩或謂追求一種所謂脫塵離俗的意境，因而普遍的產生一種身在鬧市、想往山林的矛盾心態。他們只能運用熟練的筆墨，描寫周圍的園林景物，從而把表現文人生活題材的山水畫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開拓了元明清以來山水畫的新境界。但由於他們的繪畫只止於一般士大夫所得，摹古風氣不輟，不可能突破時代的局限，發展到最後只能是逐步衰落而不振。

鑒賞此卷，別有一番感懷，確能令人領略到一種推開歷史與藝術之門的沉重和喜悅。一是，文徵明書詩、文彭題首及文嘉補圖並非同時所作。經考證，文徵明借詩抒懷在癸丑年春日，即明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時年文徵明已八十四歲高齡，文彭也

已五十五歲，步入中年。而文嘉補圖則在丁丑年中秋，即明萬曆五年（一五七七），此時不但文徵明早已仙逝，其兄文彭也已作古。因此，可知原只有文徵明書詩及文彭所題「山靜日長」，事過二十四年後，文嘉見其父及兄舊時之作，睹物思人，感懷萬千，依題作圖，追思抒情，真可謂書畫藝壇任競妍，父子情深翰墨緣；二是，文氏父子三人緊扣「山靜日長」這一主題，以心相交，以墨相會，書畫之精，內容之豐，形式之美，合裝之佳，真可謂珠聯璧合藝苑奇葩；三是，儘管圖卷已歷經人間滄桑四百餘載，但流傳至今仍保存完好，愈顯珍貴罕見。觀此絕妙之品，書香墨魂蕩然其間，頗給人以雅致清新、妍妙無窮和思古思賢之感。

